体育馆是选修体操课的场所。有时，我也仰望校园里参天的白杨树，觉得50年仿佛遥遥无期。现在从我进清华园的那一天算起，32年快要过去了。时不我待，我要继续努力、发奋图强，圆满实现“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”目标，不管党和政府让不让我工作50年，我都要多做贡献。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，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。”

值此机械系成立80周年之际，我要深深地向母校和母系鞠一躬。首先我要特别感谢母校，母校的同学好，志存高远。清华给我最大的影响，就是一进校老师反复强调的:“清华毛毛虫，出来一条龙。”这就是清华同学一种最通俗的社会历史责任感。行成于思、厚德载物；行胜于言、自强不息。不唯书、不唯上，只唯实。努力践行陈寅恪先生所说的“唯此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，历千万祀，与天壤而同久，共三光而永光。”我非常佩服北宋大儒张载，但是我作为30年前的校友今天要对在校的同学们说：“天地本无心，生民确有命；绝学需日新，万世才太平。”

知道我机械工程学→劳动经济学→劳动社会学专业转换的人，有时问我：“如果高考可以重新再来，你会怎么选择学校？”我坚定地回答：“还要是上清华。”我真是打心眼里这样想的，我希望我女儿也能考上清华，如果考不上，希望最好能够找一个清华的女婿！

耄耋虬枝 锦簇繁花

○贾　曦（2002级电机）

一晃十年。寒窗苦读仍未尽，西主楼前树依然。而北京奥运、60周年国庆、百年校庆的纷至沓来，对身在其中的我们而言更大大加快了时间流逝的进程。倏忽之间，80周年系庆居然就在眼前了。就好像一场向往已久的约会，就在你忙碌到几乎快把它忘了的时候，施施然地到来了，那一份惊喜是难以用语言描述的。

站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上，总是让人禁不住地“前瞻后顾”，把“昨天•今天•明天”谈了又谈。且不说每年招收的生源质量越来越好、单看2010年学科国际评估的结果，就足以让我们在80周年系庆的时候引以为豪：“清华大学电机系是世界上

贾曦学长在西操留影

电力工程领域顶级院系之一”，“开设的电力工程课程质量与世界上顶级学校相关

课程的水平相当”，“若干课题组的学术水平目前已经达到（或接近）引领世界级别”，“大多数课题组的学术水平可称之为世界一流”。不过,这些耀眼的荣光对此时的我们而言，只是锦上添花，让我们对母系除了深厚的感情之外，更增几分欣喜。真正让我们对母系心心念念的,是她用岁月镌刻在我们身上的痕迹，那是潜移默化、相伴一生的风骨，是共同砥砺、践行一生的精神，是温馨如故、感念一生的氛围：

电机风骨，是“为学在严，为人要正”。清华的学风本就是“严”字当头，电机系的学风尤甚。老清华就有“土木系老，电机系难考”的说法，系内竞争激烈，再加上课程设置较难，学业压力很大，但凡学校里的自习圣地，譬如六教、三教，都常常能看到电机人的身影——自习时是三三两两，分散在不同教室，遇到疑难问题，则聚到走廊、楼梯，深入探讨肯綮所在。至于宿舍熄灯之后抱着应急灯看书写作业更是家常便饭。所以电机学生的成绩大抵是比较好的。学风正而正气竖，从而使得“为学与为人”不仅镌刻在系馆大厅，更深深印在每一名电机人的心里。毕业后无论是身在电力还是其他行业，“为学”给了我们“猎枪”，让我们能够在新的知识面前迅速融会贯通，在新的岗位面前快速举一反三，“为人”给了我们底气，让我们能够直面各种困难，坚持梦想、一往无前。

电机精神，是万众一心，奋勇争先。这尤其在体育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电机系规模虽不算太大，本科生人数刚刚过五百之数，却恰好跨入学校体育赛事的“甲组”的门槛，在一众大系中成为了人数最少的“小系”。然而，电机人却凭着与生俱来不服输的精神，在与大系的对抗中打出了电机风骨，形成了富有电机特色的体育文化。

电机氛围，是温馨一家，情深义厚。每届本科生四个班，一百二三十号人，四年下来彼此之间几乎都相互熟悉，上下届的学长学姐学弟学妹也能认个差不离，混迹其中可不就有了家的感觉？到了研究生阶段，小到十余人、大到七八十人的课题组，在导师的带领下，或在某一个项目里戮力同心攻坚克难，或在春游秋游中登山、漂流，逢年过节还有整个课题组的大聚会大联欢，连往届毕业已经工作的学长们都会赶来一聚，更像是一个大家庭的年度盛会。

正是因了这样的风骨，这样的精神，这样的氛围，我们看到：电机人是精于学术的，36位两院院士星光闪耀、熠熠生辉；电机人是正直勇敢的，他们肩扛道义、嫉恶如仇，“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，我都将一往无前，义无返顾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；电机人又是脉脉温情的，1951届毕业六十周年聚会的现场，四十多位八九十岁的老人相互紧握双手、泪光闪烁。

是的，我们热爱电机。百年清华十七万桃李，电机独占万余。在这电机人同欢乐的时刻，让我们共同祝愿我们的母系，祝愿她就像一株耄耋之年的老树，其身愈直、其根愈深、其叶愈茂，迎着清华新百年的朝阳不断发新枝、吐新芽，在虬枝之上绽放出锦簇灿烂的繁花！